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



姚稚鲁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您身上呢！”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跟女儿说的话。说完这话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只有他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 10 余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鱼啦肉啦，谁亏待了我呢？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几天之前，有一个职业该我做的，不过要到前线服务，要是薪水够你们开销，我便危险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单单只有二十几块钱，我觉得太不值了，所以没有去干）到底怎样措施，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动身的一天我再写信告诉你们罢。前几天寄的信和钱想必都收到了，现在我也等不及你们的回信了，过后再说吧！总之，“来日大难”，过一天算一天就得啦！

你们在上海的情形怎样？想必还是那样子，我本来的希望，在离开你们两三月后，总得有一个办法，照如今的情形看起来，真有点儿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

难说，可是您们母子三个老是靠着锡森^①，总不是事呀！也得想想法子才好！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②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运的一个，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要在轮船火车上尽挤，也很可怜的了。岳母以下诸人想必都好。慰、亚两儿淘气不淘？总望你少生一点气，因为她们是最可怜的孩子，哪一件也赶人家不上，有你多痛[疼]她们些也还罢了。

我就这样理着，

祥
月
19

西月了，在這裏，你有憂愁苦悶，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飯，魚肉
唯唯諾諾，我呢，不過總是一個不自在，失業的痛苦，真夠味哪！

在中國社會戰的進嗚聲中，國民黨佈着恐怖空氣，走社走啦！重慶，成都，
香港，上海，忙著奔波，我太滿望到了漢口，或許在生活上有點光
希望如今可破啦！不單捨却你們在外面度那可憐歲月，而且要跟三四特
通難哩！夏天前，有一個職業後，我做的不過要到上海服務，要是新中國你們開頭，我便
底是掃描，現在還沒有決定到那邊的一天找着寫信告訴你們罷。
前幾天寄的信和錢想必都收到了，現在我也等不及你們的回信了，過後再說

吧！總有一天大難過一天算一天就得和

你們每三海的情形怎樣？想心還是那樣，我本來的希望，在離開您們
而三月接連得有兩封信，如今的情形看起來，真有生死難測，可是

您們母子三個老是靠着錫森，總不是事呀！也得想一法子纔好！

春我遇見了孟志傑，畢映泉，遇到了上海的家中，祇有付之一嘆。廬
山也到了廣州，據說生意很不遇，不過前半天，遇到大轟炸
不知道怎樣了？亂世做人，簡直不是人，過到那裏就算，也要忍不了許多。
這老大，這裡謠言很大，沒安身，你武漢，管他們，石劫不石數，石數
最難逃，我便聽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運的一個，可是現在腆着一
個大肚子，在輪船火車上儘擠，也狠不得的了。

岳母以下諸人想必都好

慰、亞兩兒淘氣不淘，總印尤生，一正義，因為她們之輩，下輩的，即
前青文化五分錢算了一個令，說今年該走運，有貴人相逢，可是令
理少子嗣，娶妻人家（差不多年齡的）抱了孩子，我還有老子哩，好也

① 锡森，姚稚鲁女儿姚慰瑾的三舅。

② 孟志杰、毕映泉及卢炳章，此三人都是姚稚鲁的朋友。

前几天化〔花〕五分钱算了一个命，说今年该走运呢，有贵人相逢哩！可是命里少子嗣，要等人家（差不多年龄的）抱了孙子，我才有儿子哩！好吧，我就在这里等着！

稚鲁手启^①

新娣^②：

读三十日来信，知亚瑾出痧子^③，已经好了。不过您又担了多少心事，为了多少难！

唉，争强要胜的我，现在竟弄到束手无策的地步。虽说你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不会嫌恶您，可是教〔叫〕我哪里对得住他们呢？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你。再说一句，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我所以说，“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成，这罪真够受哩！

不是我发牢骚，说那一套话，实在是太可怜了。自从四姊带了南筠、之光^④到磊石塘以后，这里我和乃盛^⑤住着，伯元^⑥、二哥都尝受了孤独的生活。除了吃饭上饭店之外，洗脸哩，沏茶哩，洗澡哩，洗衣服哩，噜噜嗦嗦多少事，您想该怎么办？有钱还好，一切总容易解决，不过不便些罢了。想我该怎么办呢？

二哥他局里常常闹着解散，虽然要是武汉能是保卫的话，一时还不至于此，可是他的薪水一减再减，下个月起，只有五十块了。要是我再找不到一个职业的话，常〔长〕此带累人家，终不是一个办法

① 此信没有收信人，也没有时间，根据信的内容可知，收信人应为姚稚鲁的夫人马芳珍，时间应在1938年5月姚到达武汉以后。

② 新娣，姚稚鲁的夫人，即姚慰瑾母亲马芳珍的小名。

③ 瘗子，即麻疹，一种传染病的名称。

④ 南筠、之光，姚稚鲁四姐的两个孩子。

⑤ 乃盛，姚稚鲁四姐的大儿子。

⑥ 伯元，姚稚鲁的四姐夫。

呀！因为我的处境困难，再想到你在上海不是同我一样么？亚瑾出痧子，这是免不了的，不过你们那里有许多小孩子，真该急死人咧！想我，想你，我真该自杀！所以你的来信说：“今年这里瘟疫很重。”真是有这一回事么？那么我该祈求第一个瘟我。

衣服么？用不着寄来，我现在还是穿那老布衫绔^①，一件线春单衫，是我的“出堂袍”。要是谋到职业的话，这里通行短衣服。二哥给了我一套白斜纹制服，伯元有一套绿哔叽的制服料，可以使用，您放心好了。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永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花〕几分钱，真节俭极啦！但是少不了要用二十块一个月，幸亏还有几个亲戚朋友在汉口，借借弄弄，挨了半年吧。现在找到一个职业，二十块钱一个月薪水，而且要到内地（潜江）工作。实在没有办法，在二十七日早晨走了。你想他们的苦处，不是同我们一样吗？然而我到底还是眼热他们，因为就是苦吃苦熬，还是带了妻子，自己吃自己的饭，比我好多了！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罢，在点心店里求

① 纔，同裤。

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稚鲁写于永和里

孙柳

清三十日未候知宣瑾出痧子已经好了不過您又耽了多少心事為了多少難堪唉爭強要勝的我現在竟弄到束手無策的地步雖說他們的母子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不會嫌惡您可是點我那裡對得住他們呢？不但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你再說一切我的妻子女兒叫人家看活實在自己也對不起自己呀！我所以說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麼都去了刷地乾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成這罪真夠受哩！

不是我發牢騷說那一套話實在是太可憐了自從四月初帶了重病之走到麻城以後這裡我和乃盤住着，偏元二年即寄食了孤獨的生活除了喫飯上飯之外洗臉哩，洗尿哩，洗澡哩，洗衣服哩，嗚嘆多事，連裡邊怎麼辦有錢還好一切總容易解決，不過不復些弱了想我該怎麼辦呢？上甘他向裡靠，關帝解散，雖然還是武漢雖是保衛的強一時還不至於此可是他的薪水一減再減下夕月到如今五十塊了，要是我再找不到一個職業的話，常此帶家人象，終不是一個辦法呀！周為我的處境困難，再想到你在上海不是回轉一得麼？宣瑾出痧子這是免不了的，又遇你們那裡有許多小孩子，真捨棄不了咧！想我想你我真該自殺，而以你的來信說：道今年這裡變更很多，真是有這一層事麼？那麼我該祈求第一個憐我。

衣服麼？用不易尋找我現只知道是穿那吉布衫，搭一件綿春單衫，是洋的出雪袍，要是遇到職業的話，這裡面仔細衣服，上身給了那一套白斜紋綢服，偏之有一套麥仔帽等的刺服料，可以使用，你放心好了。

我的病嗎？怕不會好了因為這裡情況又但是少而且診斷奇貴，沒有少的那麼便需，要是看一次，就喝得四塊銀山半個月的錢嗎？——有沒有這樣的醫院打听得出來——就是在家裡，我已經到了這裡，沒有消過一次寒，這裡的居處想你應該明白，總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家失業的時候，就是該死！我想要是早兩年生這毛病，也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話又說回來了，大降級數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個，就像我們那裡住着一家姓鍾的，他們在他們有田地有房屋，他自己是上山當教員剛此之後，他一妻子帶了千把錢逃難，一宿出来，東西也丢了，錢也同得房不多了，他夫婦兩個帶上三個孩子，還有一位丈母，住在小廟裏，看他們一家六口，每天很空吃一粥一飯，小參喝，只化幾分錢，真命僕極啦！但是少不了要用二十塊一箇月，拿船還有幾個跑咸肉皮錢，猪肝等等，換了半把錢，又到一個莊上二十塊錢一箇月，高少喝，且要到內地（潛江）工作，實在沒有處，在二十七日早去了，你想他們的居處，不是同我們一樣嗎？生活並到年底是順境他們兩首就是香吃香睡，還是妻子連天自己照顧，比样好多了！還有一件是在麻城同房住着的老奶奶，她過駛的時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個小孩子，不過立方尚能糊口，有點心存理據，我想像這種情形的一定不少，那麼你比了他們好了！

稚魯寫於小廟

新娣：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一生就吃当断不断的亏，在预备到汉口之先，不是有一百块钱么？不是想要你一同走么？但是怕这样怕那样，终是疑而不决，末了到底我一个人走了。哪里知道有一百块钱的盘费，我们大小四个都够了，虽然这是陈话也是废话，可是现在看了慰儿出面写的一封信，平添了十二分的忧愁，又是懊恼又是着急，因此把陈话又提起来了。

你们母女三个，靠着三娘舅本来说不过去，而且孩子们又多，挤在一间屋子里太不兴〔幸〕了，所以接到你的信说“亚瑾出痧子”，我就怕，怕过了人才麻烦哩！现在小弟^①也出痧子了，虽说小孩子终免不了这一关，可是总是我们亚瑾先出痧子的不好，要是您们不住在一块儿的话，哪有这会〔回〕事呢？现在我只有默默地念着：“希望小弟的痧子十二分顺当”，而且请您立刻写信告诉我，使我放心。——

快信寄汉口一德街平汉车务处运输课——

在这里我有几点困难：

I. 没有您，我不能住在二嫂一起。——白水

II. 没有您，我的病就不能常常敷药洗涤，以至于不会好。（来了三个月没有洗过一会〔回〕澡，您就该知道我的苦情了）

III. 钱的一方面呢，我这里要用，您那里也要用，弄得两头三计束手无策。

IV. 四姊走了之后，弄得我留又不是，走又不是，走头〔投〕无路。

*六弟来过吗？他现在怎样了？

*春和^②常来吗？我一到汉口就寄过一封信，到今朝连回信也没有，他跑街^③生意好吗？

① 小弟，姚慰瑾舅舅的儿子。

② 春和，姚稚鲁的一个学生，也是邻居。

③ 跑街，方言，意为跑外或担任跑外工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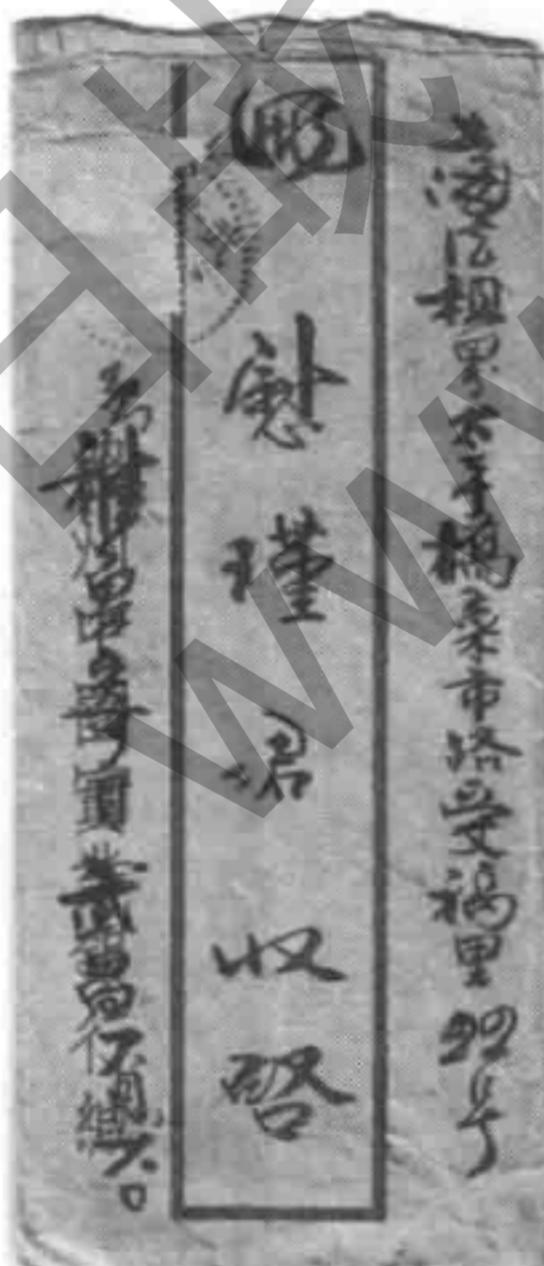
* 元嫂那里您不见得常去吧！要是碰见的话，您不要忘了说：“我望望她。”

* 七月初二是我的爸爸二十八周年纪念，你向六弟提起一声，不要忘了，并且叫慰、亚两儿去磕一个头。

* 慰儿要皮鞋吗？我明儿买了寄来，可是尺寸不太清楚，要是不合式〔适〕的话，您亦替她买一双，我总不愿意使她失望。——在我办得到的时候——

* 您很瘦，我在照上早看出来了。可是俗语说得好：“张天师给娘打，有法没施处。”也是干着急罢了，要是觉得是病吗？在三嫂看病的时候带看几趟也好；要是心里忧急吧，那么请您看开些，因为在上海（你的周围）固然还多舒服的，除此之外，真有千千万万可怜的人群，比较上我们还是好一点的哩！再痛快的说一句：我要是在这时候找到了职业，也是不长的，反多一个周折多一个形迹罢了，您明白吗？

稚鲁手启七月十日



孫母：

當斷不斷反受其殃，你一生就吃官司不斷的，既而嫁到漢口之先不是有一面壞錢麼？不是想害你一命走麼？但是他們操心的那樣總是說而不決，才到了到底的一個人走，他們知道有一面壞錢的，其實我們門上小四個脚印了，雖然這是壞錢，可是壞錢是我們現出面寫的一封信，空空了十二年的實在是壞錢，又是前次的北地價，又搬走了。

我們母女二人都在上坡裏，來請你歸士而且請到門口，辦了一間房子，蓋好，所以接到你的信後，立即拿出稿子，詳細的描寫了人才好，好呢！母女二人也出稿子了，誰說小孩子終究不了這一關，而是我們母女空空的不好，要是發覺，他們不怪你一處兒的活，那就怪你事兒？現在我就有點點地全善，希望母女倆子十分順當，而且請你到時寫信告訴我，我好放心。

十月廿八日
稚魯手啟

I 没有想你不能住在一起一起一心。
II 没有你，我的病就不解，數重身，你以至於不會怪我了三ヶ月沒有錢，金庫底就缺，不知道有音信了。
III 痛的一子而外，你這樣要用錢，你把心安用，你博而願上計，計無良策。
IV 痛走了之後，弄得我窮又不是走又不是走。

“才來是嗎？”他說到是得了？

“才和你來嗎？找一到度就寄回一封信，到今斯遠，回信也沒有，她跟得生不如死嗎？”

“她那裡還不覺得痛苦吧？要是她跟的她，你不要忘了她，你替她。

“七月初二是我的歲？二十八週年紀念，你向六弟提起一聲，又寄忘了並且叫她空而走了一個頭。

“她空穿皮鞋嗎？我明兒買了寄來，可是尺寸不太清楚，要是不合式的，隨你再帶一雙，並非不願意使她失望，一在藉此學到的時候。

“你很瘦，你空出去了，可是你作得不好，張天師給娘打有法沒施處，走，心是輕，空歸了，要是覺得是病嗎？你一瘦，看來多病，多病，空是心裡空空的，那麼借你重別些，用為在三月（你回國的時間）回送，這時你空的，除此之外，真有千萬萬可憐的人群，比她空，我們還是好一點的，但你痛快的說一句：你空是在這時候才到了解，也是不長的，及多一個頭，多一個頭，多一個頭，多一個頭。

稚魯手啟七月十日

慰之。

前寄去信多處給你，你買了些甚麼？
告訴我，現在郵局裡有郵票，有二十
好角，你和妹一正家十隻。有大四元，小四元，好寄

來。玉瑾想起我時，想必忘掉了。我想起您們，我便
想起你了，你有什麼事？你寫，做第爺是貴重受
的一件事吧。

信物的佳話，請寄

你的父親寄於我，到家由你知悉。

有些憂愁，令我的意思，幸可帶了他們寫的湯，不被捨却你
們吃魚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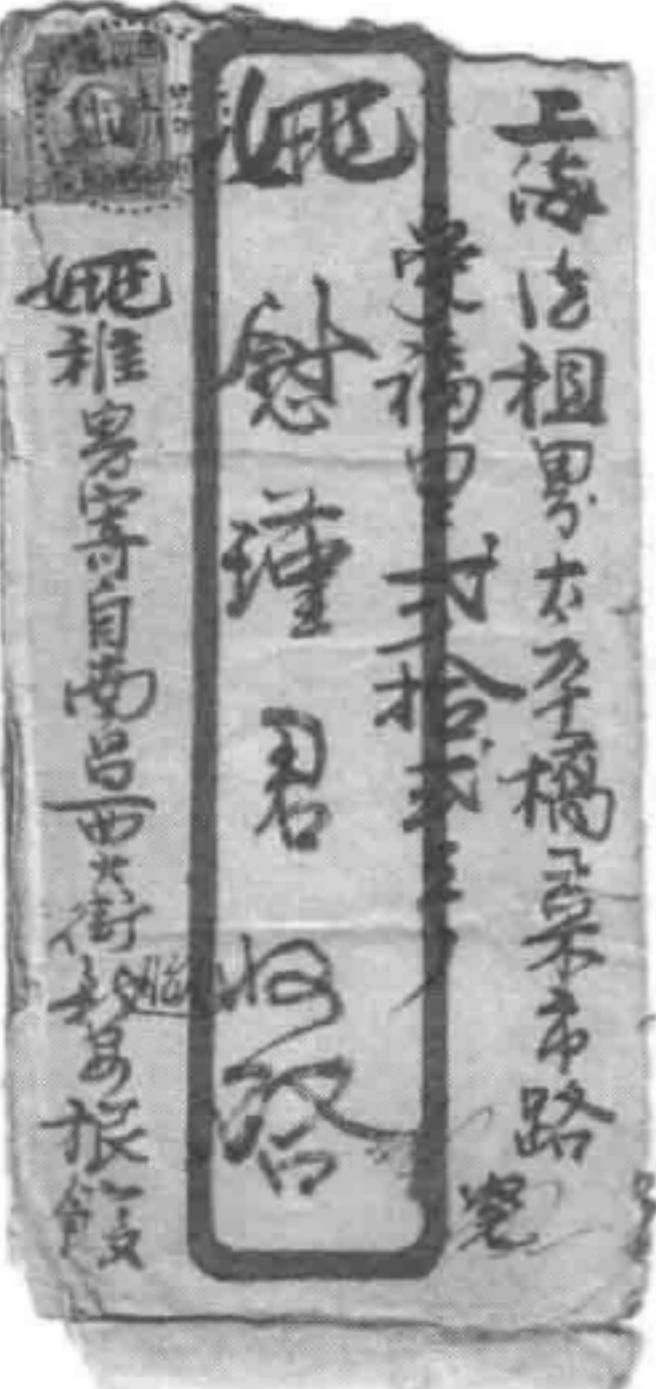
你母親所得的條件上，均確是贊同，但是因為親命的錯謬
和你相拗，兩人各固己約結果終於走到了破家的下場，不過，幸運
主頭多頭也內外知道有多少，終至一敗，還有烏鵲相托，
但是重敲銅鑼，難免開場，還需得些許，犯難用刑。
你怎樣知道沒有？你們便沒有？我所以責怪你的條件是不
許你們離開了我。

前寄天字十塊錢，並帶寄了四毛大洋，均想和妹，買不東西以
的想多，擇日利，明天到了，便口自然，再要寄一些給你，你提要
他們退，我怕泥里有泥。

你所父親寄於我，到家由你知悉。

前寄天字十塊錢，並帶寄了四毛大洋，均想和妹，買不東西以
的想多，擇日利，明天到了，便口自然，再要寄一些給你，你提要
他們退，我怕泥里有泥。

她雖寄自南昌西大街易旅館



慰儿：

您要鞋子，我明天买了就寄（因为今天大雨不能出门）。不过邮局寄东西是很慢的，差不多要三个星期好到，你不要急，等着好了。

慰儿：

前寄大洋五角给您买东西吃的，您买了些甚么？可以告诉我。现在再给您二角新钞票，有二十只豆沙饼好买，你和妹妹一家十只，有十天好吃，我随后再好寄来。亚瑾想起我吗？想必忘掉了，我想起你们，我便愁起来了，我为什么这样穷，做穷爷是最难受的一件事啦。

给您妈的信随后再寄，因为有许多事难说。

你的父亲寄于汉口刘家庙永和里九十五号

慰儿：

“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但是，千不得已、万不得已，终究舍却你们到了温州，看着信如^①追他的两个儿子，我便想起你们来了！到了南昌，看着明哉^②祖孙三代都么快乐呢，我又想起你们来了！一家子弟兄，幸运之不同如此，我本来抱着十二分热望，图下半世快乐，自从你两兄夭亡后，人生之意义已尽，叫您慰瑾，就是有你可以安慰我，哪里知道，现在又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现在我离开了上海，“几时亦回上海”这句话已经不在我希望之中了，但是难道和你们终不相会了吗？那么我仓皇奔走，究竟为了谁呢？究竟为些甚么呢？在我的意思，宁可带了你们喝粥汤，不愿舍却你们吃鱼肉，您母亲在持家的条件上，的确是贤妇，但是因为观念的错误和我相拗，两人不同心的结果，终于造成了破家的下场，不过，在这年头家破人亡的不知道有

① 信如，姚慰瑾大伯父的二儿子。

② 明哉，姚慰瑾大伯父的大儿子。

多少，趁这一杓水，还有一点推托，但是重敲锣鼓再开场，还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您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您身上呢！

外婆好吗？娘舅、舅妈好吗？姊姊、哥哥、弟弟、妹妹都好吗？你和他们说：“我很记□着呢！”

你的父亲写于离开南昌的前一天五月二号

信刚写完你母亲的来信也收到了，到汉口之后和您二伯父相会之后再详细讲吧。



背景链接

这批家书纸张大小、质地不一，有的用钢笔，有的用毛笔和铅笔写成，可见作者当时处境的艰难。然而，它们真实记录了一位失去家园的难民辗转流徙、悲凉无助的人生轨迹，通篇贯穿着醇厚的父爱和亲情。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放弃上海，全线撤退。至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事结束，上海沦陷。对于上海的小学教员姚稚鲁一家而言，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姚稚鲁家原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率妻子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马芳珍的三哥家。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继的生活，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几经犹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

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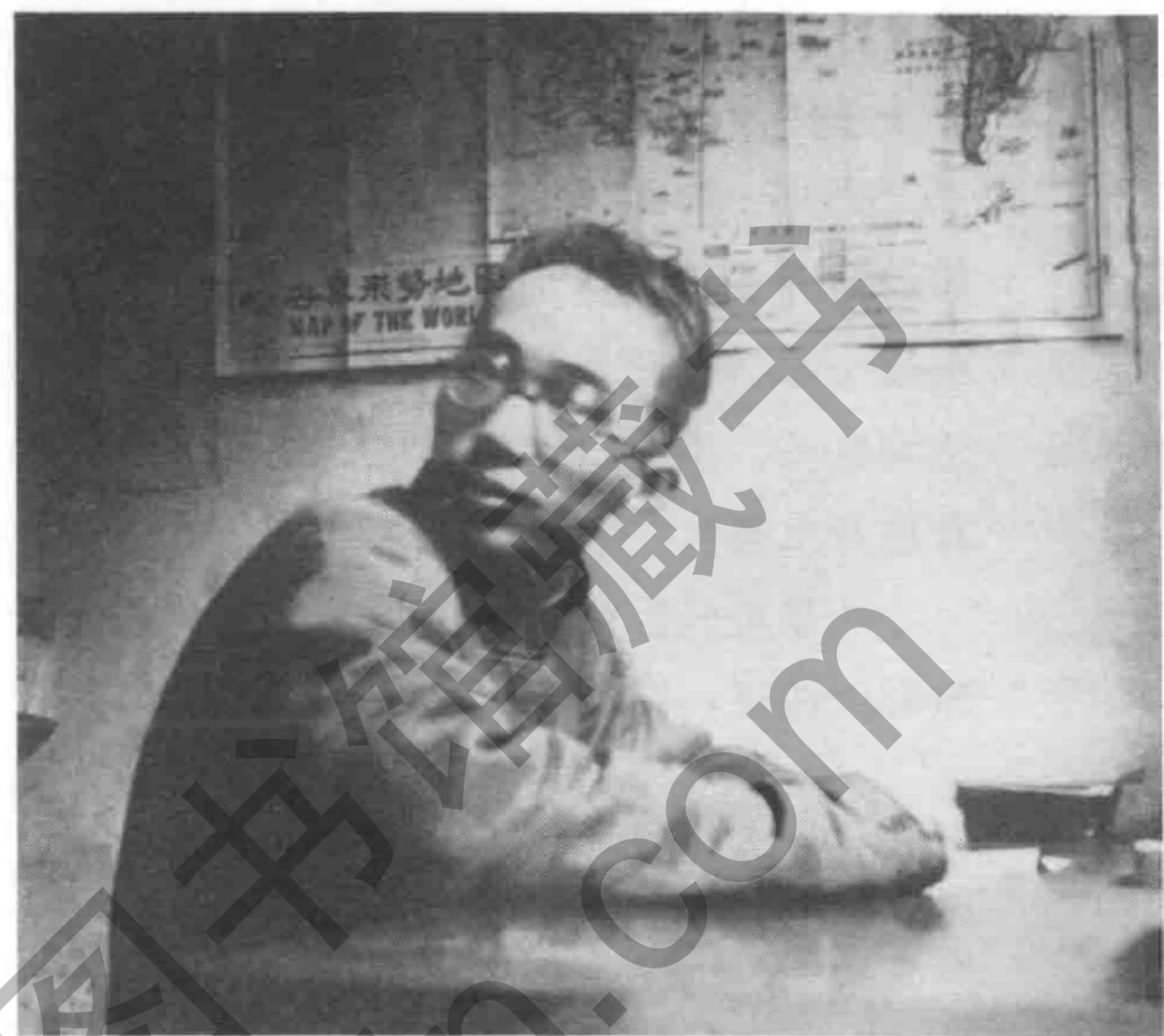
“我当时还不到5岁，妹妹更小，什么都不懂。但我不会埋怨父亲，他当时选择自己一个人走，肯定有他的道理。”2005年，年逾七旬的姚慰瑾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对于当时只有5岁的姚慰瑾来说，父亲给她留下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但是父亲走后，接连寄回的10余封家书则伴随着她的一生。60多年来，无论怎样的政治运动和颠沛流离，她都没有割舍这10余封铭刻着父亲血泪的家书。因为，从中读出的不仅有父亲迁徙流亡的苦难，更多的是对妻子、女儿的牵挂和挚爱。通过家书，父亲的形象和个性在她的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现存的家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姚稚鲁寄人篱下、生不如死的生活状态。

“父亲原是小学教员，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亲人、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他诗书画都很好，常为人书扇面、写寿字、做寿礼等。”姚慰瑾只是依稀由母亲和舅舅口中听到父亲的这些情况，知道父亲是个不愿意依赖别人生活的知识分子。

战事纷乱，上海能给姚稚鲁提供的工作机会实在太少了。他几乎



姚稚鲁，20世纪30年代摄于上海

只有一种选择——到内地投奔二哥和四姐，尽快安顿下来，然后接妻子女儿团聚。

随后日本鬼子沿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击碎了姚稚鲁全家的团圆梦。

“听说我父亲是1938年8月去世的。”6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父亲，姚慰瑾还是伤感不已。她一直都不知道父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更无从寻找他的遗骨。“一下子人就没了，我母亲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父亲的死讯的。当时兵荒马乱，我们孤儿寡母的，又到哪里去找呢？”

姚稚鲁流亡内地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兵荒马乱，难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

据说，姚稚鲁离开上海后，经浙江到江西南昌，没谋到职业，但见证了战事。从上面的家书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惶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他离家不久在途中所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我既没有享受到父爱，



姚稚鲁妻子马芳珍与女儿亚瑾（中）慰瑾（右），1938年摄于上海

也很少享受母爱！”姚慰瑾说。

姚稚鲁死后的头两年，马芳珍竭尽全力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其间摆过小摊，还跑过单帮——到郊区贩米。

“我母亲跑单帮时，曾被日本鬼子抓到过。日本鬼子把她和一个男人关在一起。母亲惦记着我和妹妹，决心想办法跑出来，和那男人商量，那男人却不敢，怕被日本鬼子抓到杀头。后来，我母亲瞅了个机会，果真跑出来了。一路狂奔到我二舅家，一进家门，便禁不住疲劳和惊吓而昏死过去。”姚慰瑾说。

还算幸运，两年后，马芳珍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一家药厂洗瓶子。老板只招那些没结婚的和死了丈夫的女工。工作很苦，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在姚慰瑾的印象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母亲一回来就躺在床上，累得什么活也不想干，什么话也不想说，所以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要做所有的家务”。

可是，马芳珍的工资并不足以养家。“记得我们当时吃的东西特别简单，每天只吃稀饭，吃不起菜，至多也就是自己做点咸菜，或者用酱油泡饭吃。家里也没什么家具，6平方米的屋子，放了一张床、



姚稚鲁与女儿姚慰瑾，30年代初于上海

父亲留下了一个小书架，还有一个当桌子用的小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姚慰瑾回忆。为了补贴家用，姚慰瑾也要外出打工。母亲带着妹妹睡在床上，姚慰瑾在床边铺张席子睡觉，夏天小屋闷热难当，就睡到街上。

对于抗战时期的生活，姚慰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害怕。平时轻易不敢出门，怕遇到日本鬼子。生病看医生也难，要坐小舢舨过黄浦江出城，来回都提心吊胆。感冒发烧之类小病就在家刮痧治疗，刮得脖子红红的，更不敢出门，“如果被日本鬼子看见的话，他们会怀疑你得了传染病而把你活埋掉”。

那段日子，姚慰瑾经常听舅舅们讲，日本鬼子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坏事了。

“反正见到日本鬼子就怕，就连狗见到日本鬼子也都怕得要命。后来我上学了，宁可绕很远的路也不愿意碰到日本鬼子，”姚慰瑾说，“是战争夺走了我的父亲。从这些信来看，我父亲的态度也许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陈宏伟）